

卷 五

旧 迹

九亩地 相传系露香园旧址，园址废后尚有故石二三，池水亩许，后经邑人徐渭仁又浚池为巨浸，植菡萏其中，池上筑有秋水亭、万竹山房，绿筠当户，碧水环流，为沪中游地之绝胜者。道光十九年海疆有事，即在彼设立火药局，壬寅春间药局轰炸，复成焦土，即作营兵校演之场。自振市公司即其地创建市场，今则康衢四达，商肆如林，昔日之云烟溪壑，当不胜过墟之感矣。

丹凤楼 在东城闾之万军台上，楼有三层，最上为魁星阁，可俯眺浦江，风帆沙鸟，历历在目，后城堕楼乃毁。

观音阁 在丹凤楼迤北制胜台上，亦巍然高耸，与丹凤楼同时毁去。

振武台 在障川门上（即新北门），系真武庙，登以纵眺，软红十里尽在目中，亦因城废毁去。

三层楼码头 在商船会馆与赖义码头之间，旧有三层楼因名。该处房产昔为西人裴理所有，嗣因裴理返国，将房产售与国人，遂得收回主权。据邑中年老者云：同治末叶此地最为盛繁，烟馆、妓寮、茶楼、酒肆，无一不有，成为极热闹之市场，因官厅保护不力，无赖百般骚扰，相率迁往他处，市面遂形冷落矣。

黄泥墙桃园 在圣庙南，园为卫姓产，外有黄泥墙因名。拓地数亩，植桃百余株，每届麦浪晴和，游人纳小银饼一枚，即可饱餐无禁。枝头硕果密如繁星，任客摘取，惟不得怀之出外耳。园中结茅为庐，兼卖座供茗，为憩息之所，今园址已数易其主，武陵旧境已无问津之途矣。

杨柳楼台 在福州路丹桂第一台对面，时有袁翔甫者，好吟咏，自号“仓山旧主”，结吟坛于此，赁小楼一角，颜其额曰“杨柳楼台”，盖其时门前遍植绿杨，翠阴如幄，故云。虽门外甚嚣尘上，车马纷驰，而入其室中则湘帘斐几，幽雅绝伦，几忘其结庐在人境也。嗣由张小楼借设书画公会，今则柳既无存，名亦湮没，余经是地，有不胜今昔之感。

申园 在静安寺西隅，中构层楼，四围花木，右偏亦有堂榭，并凿方池，尚称宏敞，四周筑成道路，车马可以直达园内，绕行一周而出。当时租界中尚无较胜之园林，得此已觉别开生面。自午后至日暮，红男绿女结队成群，品茗看花，流连忘返，若炎暑之日，则澈夜灯火，游人不断。仓山旧主曾有联语悬之楼上云：“百尺旷襟怀，更饶他翠袖联云，香车流水；四时供啸傲，最好是夕阳西坠，明月东升”。祝听桐曾于此集同调诸君作琴会，嗣为愚园所并。

西园 静安寺之西偏向有珍珠泉，泉北有洋楼一所，题曰“品泉楼”。有人拓其地，略栽花木，小构亭台，名之曰“西园”。游人之盛，无异申园，歌姬辈尤乐就之，圣乔治西餐肆，亦其遗址也。（城南斜桥亦有西园，为邑人张月槎建，园中结构以疏野胜，槿篱竹扉，板桥茅屋，饶有林泉逸趣，薄收园资作公共娱乐所，旋以费绌亦废。）

未园 在淞水之北，俗称港北花园，为粤人徐雨之所构。地虽不广，而一丘一壑，高下回环，能于尘俗中别开生面。园

中奇葩异卉、中外毕具，沪北士女，每于良辰暇日，辄往清游云。

大花园 三十年前沪北杨树浦有所谓大花园者，面临浦江，占地颇广，风景甚佳。其时尚无马路直达园门，车马不通，园主定备小汽船，泊于十六铺专载游客，往者颇众，惜未几即闭歇耳。

小兰亭 在曹家渡对岸，为徐棣山所建，占吴淞江天然胜概，茂林修竹，雅似兰亭，每当上巳良辰，踵修楔故事者多觴咏于此，今废。

味菴园 俗呼张园，在静安寺路斜桥之西。园本西人格农所建，清光绪十年为无锡张叔和所得，植西国花卉甚众。初地二十余亩，历年展拓至七十亩，有广厦曰“安塏地”，可容千人，为游园者淪茗及进餐之所。西南隅有楼曰“海天胜处”，曾演昆剧及髦儿戏于此，皆十三年开放以后所筑也。每当春秋西人赛马及星期六、星期日、中西令节日，园中车水马龙，颇极一时之盛，园外柴扉题曰“烟波小筑”，门外古树上榜曰“味菴园”，皆仓山旧主笔也，今已改建住房，仅存门右所谓老洋房数楹矣。

愚园 在静安寺东，光绪十六年甬人张姓建。画栋连云，有四面厅、花神阁诸胜。且叠石为山，疏泉作沼，回廊曲折，杰阁参差，结构亦有佳致。每值春秋佳日，游人纷如，而以夏日为尤盛。午夜以后，好游者喜乘马车纳凉，罔不麇集于此，虽格于捕房之禁令，十二时即须闭园，而园外之草地上犹轮蹄络绎风驰电掣而来，凉露宵深，依依不去，此中以挟妓来游者尤居多数。嗣以营业不振，易主者五，今已拆建住房，仅存愚园路之空名矣。

吾园 为邑人李氏别业，有带锄山馆、红雨楼、潇洒临溪

屋、清气轩、绿波池、上鹤巢诸胜，嗣改龙门书院，近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，今已毁圮不可迹矣。

李筠嘉《吾园记》：城之西南隅有隙地数亩，流水环之，境颇幽邃，前之人业是地者以“宜园”名，大约取四时皆宜意也。余居邻闾闾，少习静所，因于己未春购而有之，稍加修葺，养鱼种竹其中，颜之曰“吾园”。客有笑于列者曰：“甚矣！子之不达也！徐勉《戒子书》云：高门甲第，连闾洞房，犹传舍耳，常恨时人谓是吾宅。且即以此园论，不百年间凡几易主，而后及子，子乃从而吾之，甚矣！子之不达也。”余亦笑而应之曰：“客之论诚高矣，以为余知己则未也。渊明诗不云乎：‘吾亦爱吾庐。’康乐山居诗不云乎：‘昔为天地物，今成鄙夫有。’盖人惟得失之心胜，遂乃夷然一切，转诮达观。其又乌知古今来高人旷士，行乐及时，如摩诘之辋川，贺老之鉴湖，乐天之香山，天随子之甫里、笠泽，一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莫不沾沾然据而有之，即谨厚如司马温公亦有独乐园之构，之数君子者，岂不知盈虚消息之数者乎？其人吾不敢比，其义则吾窃取之尔。况吾园之所以名意更别有属，盖凡园之为地必亭台轩翥，楼阁参差，怪石嶙峋，乔木葱郁，然后可以为园。兹则菜畦一稜，老屋数椽而已，园于何有？虽然，人贵自适己意，何须泥此？吾欲园之，则园之已耳。于是疏通带水为吾池，安置略约为吾桥，缭以曲廊为吾廊，隐以邃室为吾室。徵物产则有桃百株，有竹千竿，有鱼数千头，近又豢得雏鹤二。暇辄与二三朋友啸咏其中，彼此忘形，不辨宾主，以为吾之园也可，即以为非吾之园也，亦无不可。”客意解而退，即书此以为记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，吾园主人李筠嘉拟。

方楷《吾园雅集记》：时观察李味庄先生爱士怜才，著声于江左，士以故多归之。嘉庆八年十月，余来沪城盘桓匝月，

四方因观察至者亦数辈，皆一时知名士。沪城能诗词文章、精书善画者复不乏人，主宾款曲，欢极平生，自维扬、吴门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吾友李笋香先生既擅才华，尤工吟咏，有别墅去观察署约百步，曲径纡徐，短篱围绕。稍进则小桥流水，杖策而过；深入则重轩别室，循栏而转。翠竹千竿、青崧十亩、奇花异草、怪石清泉，几令人应接不暇。久坐则犬吠斜阳，鹤鸣新月，又不啻身在仙源，尘心顿释。方春和时，桃花盛开，绿杨交映，先生晨兴，披鹤氅，冠儒冠，燕坐其中，弄翰戏墨，啸傲乎碧波红雨间。自谓诵诗读书于太平之日，而不见外事，是天锡之与吾，因名其园曰“吾”，美哉！吾之为言也。埃壚不侵，鱼鸟共乐，形骸既适，性道以明，有独悟之旨焉，人不得而有也。是时短至前五日，先生约同人赋诗园中，美人捧砚，名士挥毫，绿酒红灯，留连竟夕，极风流之韵事，畅泉石之幽情，致足乐矣！昔王晋卿都尉集苏东坡以下十六人于西园，李伯时为图，米元章记之，至今屏幃传为故事。我辈虽不敢拟古人，而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贤主嘉宾，六者兼之，当日有西园，何不可今日有吾园？古今人岂诚相远哉！缘叙其略而记之，以告后之视今者。

胡祥翰《吾园》：“行人但见吊龙门，李氏园名不复存。雅集幸留诗卷在，风流想见水云村。”